



專輯 【彌天釋道安】



相為而來

道安法師與親師友的互動
編輯組

道安法師自小跟著表哥生活，出家，
一路走來，有師長提攜、道友相伴、居士護持，他更教育了許多的佛教英才。
這些互動，都在難以思議的緣分裡，彼此「相為而來」，輾轉圓滿不盡的故事。



生逢百罹

七歲的道安走在上學途中。他手不釋卷，沒有注意到街坊鄰居在談論他。

鄰人甲：「別看這孩子長得又黑又醜，卻是我們村裡最聰敏的！任何書他只要看兩遍就都記住了。」

鄰人乙：「這麼聰明的孩子卻是個孤兒，由外兄孔氏收養。」

甲：「孔氏真是個好人，時局這麼差，還供道安讀書。」……

道安十二歲時，外兄的境況已經非常困難。孔氏對道安說：「對不起，時局太差，吃飯都有問題。沒法再讓你讀書了。聽說佛門有三藏十二部，你就出家去當沙門，也有現成飯吃，好嗎？」

道安聽說佛門有三藏十二部，十分嚮往，便點頭答應。

師父見到又黑又醜的道安，一副莊稼漢的樣子。為他落髮後，便說：「你就跟師兄們到田裡耕種吧！」

道安在田裡辛勤勞動，從不抱怨。他精進修行，嚴格奉行戒律。

三年後，道安對師父說：「我想閱讀經典，請師父成全。」

師父有點意外，但徒弟有求法的心還是該鼓勵的。便問：「識字嗎？」

「讀過幾年書。」道安回答。

師父點點頭，取出一本約五千字的《辯意經》交給他：「田裡的事不可怠忽，有餘力再讀經。」

「謝謝師父。」道安如獲至寶般地接過經書。

道安隨身攜帶經書。利用休息時間閱讀。黃昏時回到寺裡，就將經書歸還師父，請求再借其他經本。

師父：「昨天借你的經書讀完了嗎？怎麼又來借新的？」

道安：「已經全部背起來了。」

師父非常驚訝，他一時無法分辨道安說的是實話還是大話。但還是取出一萬多字的《成具光明經》交給道安。

隔天黃昏，道安又將經書還給師父。並請求借新的經書。

師父：「你先背來我聽聽。」

道安一字不漏流暢地背出。

師父驚訝不已：「你是我見過最聰明的人。現在起，你到藏經樓去研讀，不用再到田裡去了。」

道安滿二十歲，受完具足戒後，師父對他說：「你才性聰敏，應該四處遊歷，尋訪明師，讓自己更上層樓。」

道安便辭別師父，向四方訪道。📍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



漆道人驚四鄰

道安受完具足戒後，師父對他說：「你天資聰穎，應該去尋訪更高明的老師來指導你。當今的國師——佛圖澄，是當代首屈一指的高僧。你去跟他學習，一定能得到很大的啟發。」

道安：「謹遵師命。但佛圖澄大師在那兒呢？」

師父：「就在鄴城。」

道安於是拜別師父，往鄴城出發。沿途他聽人說：澄大師神通廣大，能預知未來，並在旱季時祈得雨水；鄴城的民眾都非常敬重他，不敢朝他所在的方位說壞話或吐痰。道安聽得十分神往，心想：「澄大師以神通來傳播佛法，真是用心良苦。」

經過長途艱苦的跋涉，終於來到國師所在處。魏晉風俗非常重視外表，喜愛白皙俊美，但是道安卻長得又黑又醜，因此受到佛圖澄弟子們的白眼。只因大師強調眾生平等，因此還是讓他進去禮拜大師。

澄大師當時已是百歲人瑞。他和道安非常投契，兩人不知不覺竟談論了一整天。

弟子們覺得這位道安看一眼都討厭，不知道師父為何能跟他談那麼久。

見到弟子們對道安輕視及疑惑的眼神，佛圖澄對他們說：「道安見識遠大，不是你們所能明白的。」

道安：「師父謬讚了！如蒙不棄，請師父收入門下，讓弟子侍奉您。」

佛圖澄：「你要入我門下，我非常歡喜。雖然我運用神通來讓人民信仰佛教，但要幫眾生開智慧，必須靠法的弘傳，這個責任就由你來接棒。這樣吧！我年紀大了，聲音傳不遠。我登台講經時，你就在旁複述，讓在後座的信眾也能聽清楚。」

雖然道安的複述完全正確，但弟子們還是因他的外表長得漆黑如炭而輕視他，暗中給他起了個外號叫：「漆道人」。大家都在私下議論：「明天一定要叫這個漆道人大大地出醜。」

隔天，道安為佛圖澄複講時，眾人紛紛提出各種難題，指名要道安回答。道安不慌不忙，從容應對，將尖銳的問題清楚地條分縷析，眾人都聽得清楚明白。

這下子，大家都心悅誠服，明白師父為何這樣器重道安。讚賞地說道：「漆道人語驚四座。」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



勿忘同遊

佛圖澄圓寂不久，天下大亂，道安與徒眾離開鄴城避難，後來到了飛龍山，遇到昔日好友釋僧光。

道安：「當年，我們分別時還互相約定：絕不可忘了我們的情誼。」

僧光：「現在正好實現當年之約。」

道安：「聽說您已修得禪定的智慧，還請點撥一二。」

僧光：「我才要請您指點。現在您不只『驚四座』，還是全國聞名的高僧。」

道安：「虛名罷了，佛法浩瀚，我所知僅如滄海一粟。」

僧光：「您太謙虛了，我們現在就來共同研讀經典，探討法義吧！」

於是兩人相互交換所學，得到很多新的領悟。不過在方法上，道安和僧光有了歧異。

道安：「您都是用『格義』的方法來講經嗎？也就是用中國現有經典中的義理來解說佛理嗎？」

然而，我認為中國無論是儒家或道家，所談的義理和佛理有許多出入的地方。用『格義』的方法講經，是無法說出佛法深義的，甚至多有違礙。」

僧光：「我認為『格義』是座橋

梁；在分析佛法的名相上能讓信眾快速入門。像是用道家『無』的觀念，來比附般若思想的『空』義，就能讓信眾很快理解。不知您為何要反對先賢所使用的這個方法？」

道安：「『無』和『空』雖有相通處，基本內涵全然不同。我們弘揚教理，必須做到允當，使用正確的方法，也就是要用佛法來解說佛法，讓法鼓競鳴於天下，而非墨守前人的作法。」

僧光：「如果不用格義的方法，您打算如何用佛法來解說佛法呢？」

道安：「大概有三樣工作：一是廣求經典，除了中原已有的經典，還去訪求西域僧人是否還有未見的經典。

再則是整理經錄。經典的來源常有重複的地方，同一部經典，譯者不同，而有不同版本。必須加以整理，將同一部經不同譯本並列一處，方便學者比較參考。

有了這兩樣基礎工作，第三就是深入經藏，鑽研義理，為經典作注釋，讓信眾易於入手。」

僧光：「難怪澄老讚您視見遠大，果然不是溢美之辭。」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



高足慧遠

道安法師停留在河北講經說法。這天講授完《般若經》後，有一對長得弘偉朗拔的兄弟倆前來禮拜，哥哥自我介紹：「弟子慧遠，今年二十一歲，是雁門樓煩人，這位是我弟弟——慧持。」接著說明來意：「請師父慈悲，度我們出家。」

道安：「為什麼想出家？」

慧遠：「原本我們想到河南范宣子處求學，因道路不通，滯留在此。卻因緣際會地聽到師父說法，方知九流門派及俗世的眾多學說，都不及佛法圓融通達。所以發心出家，歸命於佛門。」

道安：「很好。我就度你們出家！」

慧遠兄弟出家後，每日用功誦持經文，夜以繼日，毫不懈怠。不久慧遠就顯現出超群的卓越識見。道安讚歎他：「能使佛道大興於中國的，必是慧遠。」

慧遠出家三年後，道安要他登台解說《般若經》。

慧遠：「弟子出家才三年，才疏學淺，恐不能勝任。」

道安：「師父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也要有自信，就放心上台吧！」

慧遠初次說法流利順暢，切中要旨。然而「般若」涵意深遠，當時的人

實在很難理解，時時露出疑惑的眼光望著慧遠，慧遠引用諸多佛經典故解釋，眾人還是一臉茫然。直到引用了莊子的文義解說時，眾人總算心開意解。

道安知道這事後，對弟子們說：「我不讓你們用世俗典籍來解說佛法，是怕眾人將佛法混同於世間法。但慧遠例外，他可以自由引用俗世的書籍，因為他不會將世間學及出世間學相混。」

時局一日比一日混亂，匪寇四處流竄。一天道安聚集僧徒，說道：「這樣的亂世，正需要佛法引導人心。我們聚在一起的緣分將盡，各位都是佛門的棟樑，現在最好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弘傳佛法。」

道安說完後，僧徒們便開始收拾行裝。道安也一一約見他們，叮嚀吩咐一番。只有慧遠沒獲得師父的訓示。

疑惑不安的慧遠跪在道安面前，說：「師父對大眾都有指導，唯獨遺漏弟子，難道您認為弟子不堪教導嗎？」

道安：「不是的。而是我認為你有足夠的能力，完全不需要我憂心。」

慧遠便率眾前往江南，日後果真成為佛教界的一大高僧。📖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



彌天釋道安

道安從弟子手中接過書信。看完信，沉默深思了好一會，便說：「這是襄陽名士習鑿齒寫給我的信。他並沒有提出什麼疑難，還承他謬讚『道業之隆，咸無以匹。』」

弟子：「師父為何心事重重呢？」

道安：「我想：時局一天比一天混亂。相較之下，襄陽是目前比較安定的地方，是否該去那裡傳法？我正在琢磨這件事。」

不久道安便偕同弟子遷移到襄陽的白馬寺。

習鑿齒一聽說道安法師到了襄陽，將手邊的事全放在一旁，立刻前去白馬寺。他不管一旁有信眾正在向法師請益，一見到法師便開口說道：「四海習鑿齒。」

道安法師立刻回答：「彌天釋道安。」

一時大家都靜了下來。好一會才有信眾說道：「師父這個回答對偶工整，含義深刻，真可說是『名答』。」

大家聽了也都點頭。深深佩服法師的智慧。

習鑿齒和法師暢談佛法與玄理。兩人相談甚歡。這時習鑿齒站起身來，拿

出十顆梨子，說：「區區心意，請笑納。」

道安：「多謝施主。」吩咐弟子取來刀具，親自剖分梨子，大小一致，正好均分在場的眾人。

習鑿齒非常滿意地告辭離開。他認為道安法師無論是學問、言談、持戒或待人處事各方面，都十分圓融，令人佩服。真是不虛此行。

習鑿齒曾寫封信給謝安：「我親自和道安法師會過面。他說法不倦，帶領數百徒眾，個個認真修行。他不顯現變化神通來迷惑常人的耳目，也沒有大權威或勢力可以來整治小人。但師徒間道風肅肅，嚴嚴整整，互敬互重。我從未見過哪個僧團聚集這麼多人才的。」

道安法師不僅精通佛理，國內外群書也大都看過，通曉陰陽算數等學問，學識非常淵博。闡釋佛經妙理，深入精微，游刃有餘。

可惜那日您沒有同來。等您有空一定要來和法師見個面，道安法師也很想同您一敘。」

可惜謝安終究太忙，沒能和道安法師當面敘談。📖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



夕死可矣

道安來到襄陽的白馬寺定居後，跟隨道安出家的僧眾日益增加。見到這情形，道安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喜的是佛法弘傳順利，深入民間，已為眾生開啟正知正見；憂的是白馬寺的土地面積不夠寬廣，已無法容納日漸增加的七眾弟子。看著有心向佛的信眾只能擠在門邊聽法，道安想著：「是否該另立新寺？」但最根本的問題是：去那裡找這麼大的土地呢？

此時，信眾張殷前來拜見，他對道安法師說：「我有間宅子想捐給師父。」

道安聽著又驚又喜，趕忙回答：「感謝施主發心。明日我同您一起前去察看。」

跟著張殷走完整個園林，道安非常高興：「我正愁白馬寺太過擁擠。佛祖一定聽到了我的請求，讓您布施這麼好的宅子作為弘法之用。我準備在這裡建立一座新的寺廟，叫做『檀溪寺』。」

張殷：「這宅子能合適您用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會請人幫忙建寺，如果有用得上的地方，請師父不用客氣。」

信眾聽說法師要建檀溪寺，大家踴躍捐獻建材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

在眾人通力合作下，有五層樓的高

塔，四百間僧舍的「檀溪寺」眼看就將完成了。

涼州刺史楊弘忠因道安的啟發，已成為虔誠的佛子。他聽到建寺的消息，送來萬斤黃銅，說：「希望法師能用這些銅來鑄造承露盤。」

道安：「感謝施主發心，但承露盤已經在建造而且快完工了。如果將這些銅拿來鑄佛像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

楊弘忠：「那是無上的福報，自然非常樂意。」

信眾聽說要建佛像，紛紛解囊捐獻。在眾人合作下，雄偉的佛像終於建造起來。該像高有一丈六尺，金光閃閃，容貌光明莊嚴，端莊祥和。傳說此像每日夕陽照射時，就會發出奕奕光彩，光芒長達六丈，耀人眼目，佛堂整個被籠罩在這片光明之中。

檀溪寺落成那天，全鎮上的人都前來瞻仰、禮佛。

道安見到宏偉的寺院已建造齊備，百姓有了信仰中心，大家能在這裡安心辦道、學法，覺得完成了一樁大心願，便感嘆地說道：「就是今晚死，也不覺得遺憾了！」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



寧持戒而死

道安聽說有位外國來的僧人有部《比丘大戒》，立刻帶著懂梵文的竺佛念去請求抄錄。爾後由道賢譯成中文，道安潤稿，慧常筆受。

譯了一陣子，道安覺得裡面太多句子重覆，讀來重疊累贅。便對慧常說：「你把一再重疊的句子刪去吧！」

慧常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，恭敬地回答：「弟子認為這樣做不合適。『戒』就如同我國的『禮』一般。禮，教導我們謹慎自身的行為舉止。制定禮，是為了實踐，而不在於文辭優雅，讓人誦讀愉悅。」

而佛戒的制定，除了規範行為及言語，還包括起心動念的部分，是佛子們珍重寶愛的。一代一代由師父傳承並且嚴格遵守，如果有違反根本戒律的，就加以懲處，甚且逐出僧門。這是外國持戒的情形。

又如國內的《尚書》、《河圖》及《洛書》等典籍，內容樸質，卻沒人敢將它改動或潤色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是先王的法言及神明的訓示，不可妄加更動。更何況，戒律是聖賢所珍視寶貴的，難道可以因為中土喜愛文字簡明優雅，就去刪節改動嗎？這恐怕違反佛陀

『四依』的教誨。與其講求譯得精巧流暢，弟子寧可守住原來樣貌。

師父！弟子希望不要刪減重覆的地方，就依原貌翻譯。」

道賢也站起來說：「我贊成慧常的看法。」

道安沉思了一會，說：「那就還是依原文翻譯，不刪除重疊的句子，只有遇到倒裝句型，跟中土文法不合時，才改動句型，讓句子順暢。」

《比丘大戒》譯完後，道安對僧眾開示：「世尊教導我們戒、定、慧三學。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；定能讓我們專心一意；慧是治療我們愚昧的良藥。其中，戒是學佛的基礎，通往成佛路上的舟車。只要片刻沒有收攝身心，傷戒之心就會進入意識田中。如此，還希求能不入三惡道是不可能的。這是如來把戒律放在三學之首的原因。」

我有個偈子要勉勵大家，請大家牢記：『僧盡共思惟，一切生死過，求於度世道。若精進持戒，同亦當歸死；不精進持戒，同亦當歸死。寧持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。譬如駛水流，日月不常住，人命疾於彼，去者不復還。』」

參考《出三藏記集》



道德可尊

東晉時期，朝廷偏安江南，中國北方動盪不安，後來由苻堅統一了北方，建立姚秦帝國。

他聽說道安是當代高僧，正在襄陽的檀溪寺升座說法，便派人贈送七尺高的外國金箔立像，此外還贈送了金箔坐像、結珠彌勒、金縷繡像、織成像各一尊。道安令人把這些佛像陳列講堂，只見金像珠寶交相輝映，熠熠生暉，進入法堂者莫不肅然起敬。

當時大殿有尊外國銅像，形狀古怪，信眾都不太敬重它。道安說：「這尊佛像形像甚佳，就是髮髻不太相稱，你們把髮髻部分重新爐冶便可。」

弟子們一將銅像的髮髻放入爐中，立刻光芒四射，眩人眼目。原來髻中有顆舍利。趕緊報告道安法師。道安對弟子們說：「這尊佛像既然有特殊的靈異，就不用再重新冶煉了。」

弟子們聽了趕緊將佛像端正地供奉起來，眾人虔敬禮拜佛像，一面為自己先前的無知感到懺悔，另方面對師尊無邊的智慧更感敬佩。

苻堅對道安十分景仰，他對手下權翼說：「襄陽的釋道安是座『神器』，

希望得到他來輔佐我治理國家。」

權翼：「微臣立刻派人去迎請大師前來。」

左等右等都沒等到道安。苻堅問權翼：「怎麼法師還沒來？」

權翼：「幾次派人邀請，都因襄陽人士堅留而沒能成行。」

苻堅聽了很不高興，說：「朕不願再等了，立刻點齊十萬大軍，進攻襄陽。」

苻堅領著十萬大軍快速攻下襄陽，將道安及習鑿齒擄去。

苻堅親自迎接道安前來長安，請他駐錫於五重寺。

苻堅對權翼說：「我派十萬大軍去攻打襄陽，就為了得到一人半。」

權翼：「這話怎麼說呢？」

苻堅笑答：「所謂一人半，釋道安為一人，而習鑿齒只是半人啊！」

當時藍田縣發現一個大鼎，可容納二十七斛，鼎邊有用古篆銘刻的文字，當地學者無法辨認鼎文。有人將鼎文複抄一分拿去五重寺請教道安。道安說：「這是古篆文，意思是：『魯襄公所鑄』。」又把這些字寫成當時流行的隸



書給眾人閱覽。

這事很快傳遍長安城。大家都知道安法師博學多聞，城裡流傳著一種說法：「不跟道安法師學習，就無法進入學問的門檻。」

苻堅敬信道安，遇有國家大事，常向他請教。道安都以慈悲戒殺來勸苻堅實行仁政。苻堅雖是選擇性採納，但也將國家治理得欣欣向榮，百姓豐樂。但他並不滿足，還想攻下江南，一統天下。群臣苦勸不聽，有人便去找道安。對道安法師說：「皇上想攻打江南，我們無法勸阻，只因皇上向來敬重法師，所以，前來拜請大師，請您為天下蒼生請命，勸主公打消南征的念頭吧！」

道安明白戰爭的殘酷，便對前來的大臣說：「我找機會試試。」

不久苻堅外出到東苑，命人迎接道安一起同車前往。權翼勸說：「微臣聽說天子的車駕應由侍中陪乘，道安是個出家人，不適合與天子同車。」

苻堅聽了很不高興地回答：「安公的道德令人景仰，就是拿天下來跟朕交換安公，朕也不換。現在只不過是同車並行，這樣的榮耀還不夠稱頌他的道德。」說完命權翼扶道安上車。

苻堅在車上開心地四處張望他的國

土，對道安說：「朕不久將和法師您南遊吳、越，帶軍隊同去觀看南方大海，這是件多麼愉悅的事啊！」

道安知道機會來了，不惜掃君王的興致，很誠懇地回答：「陛下，現在由您統治的國土，四方富庶，可比堯舜盛世。但您打算率領百萬軍隊南下，只為攻打區區之地，這並不是明智的作法。我聽說南方氣候炎熱，多傳染病。從前的聖君舜及禹去了就無法回來，就是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也在壯年時死於南方。請您接受眾臣的意見，不要攻打南方。」

苻堅：「並不是我現有的土地不夠寬廣或人民不順從，才要往南攻伐，只不過現在天運正向著我這邊。法師您認為有什麼方法，可以讓南方人明白這點呢？」

道安：「請陛下先派使者傳令到江南，江南人如果不服，屆時，再攻打也不遲。」

然而苻堅不聽從道安的勸阻，一意孤行。結果百萬大軍被南方軍迎頭痛擊，四奔潰散。苻堅雖得逃脫，隨行軍隊已不足百人。他非常後悔沒有聽從道安的勸阻，以致於一敗塗地至此。這就是史上有名的「肥水之戰」。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



不言之教

道安護持戒律，用心殷勤。他制定了三項佛法儀軌：一是行香上經開講之法；二是平常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；三是布薩（聚眾說戒懺悔）等法。嚴格且認真地要求僧團謹守律條。

於是寺中人數雖眾，卻秩序井然，人人安心辦道。這風氣逐漸流向全國，中土寺院紛紛仿效。

此時道安正在長安弘法，有弟子報告：「師父！在江陵弘法的法遇師兄，他所領導的僧團中，有人因為飲酒而忘了晚上燒香的工作。若在我們僧團，這應該要被逐出，可是師兄僅僅懲處了飲酒僧，卻沒有將他逐出僧團。這樣做，師父您覺得如何？」

道安思考了好一會，對弟子說：「拿根荊杖及竹筒給我。」

道安將荊杖放入竹筒中，親自將竹筒封好，題上「寄遇」兩字於封紙上，命人送交遠在千里之外的法遇。

法遇打開封好的竹筒，沒有文字，只見到荊杖。初時愣了一下，隨即了悟師父的心意。便對眾人說：「師父為了那位飲酒僧，特地遠道送來此物。」

這都是我訓領不勤，還讓遠方的師父憂心。」

又對維那說：「維那！立刻鳴槌，集合眾人！」

見眾人到齊，隨即開始點香儀式。行香畢，法遇站到眾僧前，向竹筒致敬，然後伏在地上，對維那自請處分：「維那！請拿出筒中荊杖，行杖三下！」受完杖刑，法遇將荊杖放回竹筒中時，垂淚自責：「僧團中有人犯酒戒是我領導不力。還讓遠在異域的師父憂心，我真是太罪過了。」

眾人見了這事，都深受感動，更加精進修行。

法遇寫了封信，將此事告訴在廬山傳法的慧遠。慧遠一直銘記在心，嚴持戒律，絲毫不敢懈怠。

慧遠晚年，身弱力衰。大夫勸說：「喝些豉酒可調身。」

慧遠：「這違犯戒律，絕對不可！」

大夫：「喝用蜂蜜調和的水也行。」

在旁的弟子正想去準備時，慧遠叫住他：「先去尋閱律書的記載，看看喝這種飲品有沒有違戒。」

弟子立刻取出律書來翻閱，還沒翻到一半，慧遠已往生。☞

參考《梁高僧傳》